



Michael Ondaatje

Coming Through Slaughter

劫后余生

〔加〕迈克尔·翁达杰 著

朱桂林 译

翁达杰作品系列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Michael Ondaatje

Coming Through Slaughter

劫后余生

〔加〕迈克尔·翁达杰 著

朱桂林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8-0851

Michael Ondaatje

Coming Through Slaughter

Copyright © 1976 by Michael Ondaatje

Published by agreement with Trident Media Group, LLC,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Lt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Shanghai 99 Readers'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劫后余生 / (加) 迈克尔·翁达杰著; 朱桂林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8

(翁达杰作品系列)

ISBN 978-7-02-014021-3

I. ①劫… II. ①迈… ②朱… III. ①长篇小说—
加拿大—现代 IV. ①I71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62206 号

责任编辑 甘 慧 潘爱娟 邵莉莉

装帧设计 钱 珺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 编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上海利丰雅高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100 千字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 张 6.25

版 次 2019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02-014021-3

定 价 49.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献给昆丁和格里芬

献给斯蒂文、斯凯勒、托利和诺思

纪念约翰·汤普森



一九〇〇年初，巴迪·博尔登开始崭露头角。他是用嘹亮激越的爵士乐和布鲁斯为舞蹈伴奏的第一人。他有一支很棒的乐队。准确地说，是一支不按乐谱演奏的乐队。后来，阿姆斯特朗、邦·约翰逊、弗莱迪·凯帕德都知道是他创立了优秀爵士乐。约翰·罗比查乌克斯拥有一支真正的按乐谱演奏的乐队，然而无论在哪里演出，巴迪都远胜于他。当巴迪在列队里演奏，他吸引着人们与他一起走过运河街。他看起来总是神采飞扬。后来他买了一只短号，他把短号擦得锃亮，就像女人的大腿一样闪闪发光。

——路易斯·琼斯



三张声谱图——图片描绘的是海豚的声音，由一台比人类耳朵更灵敏的机器绘制而成。左上方声谱图表示的声音是“呱呱”。呱呱声是常见的情感表达方式，它们有很多种频率和音高，而这些不同频率和音高的呱呱声可以被同时发出。右上方声谱图是哨音。注意，哨音频率的数量很少，这样发出的声音是“纯”音——不是呱呱声。对于海豚来说，哨音像是它们独特的标识，可以用它分辨每只海豚及其方位。中间的声谱图是一只海豚同时发出两种声音。竖条纹是海豚用作回声定位的咔哒声（尖厉的多频次声音），形状像山一样的黑色驼峰，是它们的标识哨音。没人知道海豚是如何在发出哨音的同时，还能发出咔哒声。

第一部

他的地形。

今天，开车转转，看看街角林立的小店。店主的招牌被各种广告牌覆盖。他暂居过的处所对面的塔辛食品店已被团团包围：喝瓶装可口可乐、伯克沙士根汁汽水、李劳拉客栈——广告牌在阳光的照射下已是斑斑驳驳——汤姆·摩尔、黄石、杰克斯、可口可乐、可口可乐，^①那些原本鲜艳的黄色和红色现在已经失去光泽，映衬着白色的横条木板墙。这个街区，这里的住宅与商店，距离因爵士乐而著名的那几条大街约一英里远。格拉夫街、菲利普斯街、弗斯特街，或他母亲家隔壁的阿拉若山传教士浸礼会教堂，没有一首歌是关于这些街道或地点的，它们只是被竖着写在电话线杆上的街名，或你走过的已渗入人行道的字母。格拉夫。对于那些摇摇欲坠的木屋来说，这个街名实在新潮了些，门

① 都是软饮料品牌。

牌、门廊，还有台阶都已破损，现在已没有一个人坐在屋外。再往前你就能看到兰帕特街，接着往上走是巴辛街，再往上经过一个街区，就是富兰克林街。

这里鲜有成文的历史记载，尽管流传着关于“沼泽地”和“烟巷”的零星传说——这两个臭名昭著的社区，聚集了大约一百名黑人妓女，从还未发育的少女到七十多岁的老姬，全都争相拉客。就是在这里，名妓布雷克托普·杰克逊，随身带着一把十五英寸长的刀。她的情夫、没有左臂的约翰·米勒，安装了一根末端系着铁球的铁链代替失去的左臂。一八六一年十二月七日，他被布雷克托普杀死，原因是他“卑劣的习性和凶残的行为”。还是在这里，“独腿达芙”，本名玛丽·瑞奇，被她的男友刺中，还被她自己的木腿敲破了脑袋。“还有带着可卡因去赌钱的赌徒们”。

历史在这里缓慢流淌。历史在城里的其他地方，在斯特利维尔的花街柳巷，那个有人赚钱有人输钱的地方——黑人妓女和乐师乘船从四面八方的郊区抵达这里，黑人嫖客却被拒之门外。在那里，一八六〇年，未成年处女的价格是八百美元。在那里，迈尔斯医生开始了治疗淋病的生意（他后来做起了消食胃药的生意）。良家妇女佩戴名为

“第戎的荣耀”和“马歇尔·尼尔”的玫瑰，妓女则出售“巫粉”和“润滑油”。财富滚滚而来，满地流油。到十九世纪末，已有两千名以此为固定工作的妓女。至少有七十名职业赌徒。三十名钢琴乐师，他们每人每周能拿到数千美元的小费。卖淫及其相关的营生每周收入可达二十五万美元。

“地头蛇”汤姆·安德森住在兰帕特街和富兰克林街之间的地方。每年，他会出版一本蓝皮书，上面列有新奥尔良所有妓女的名字。这是一本这个地区的娱乐指南，妓女名字是按字母顺序排列的，前面是白人，后面是黑人：从住在海关街一二〇〇号的玛莎·爱丽丝，到北巴辛街二一〇号的路易莎·沃尔特，然后是有八分之一黑人血统的混血儿。这本蓝皮书和类似的指南记载详实，无所不包。指南里记载的任何一幢房屋，你都可以进去荷包满满，出来两手空空。无论你装着多少钱，额外的项目都会让你挥霍一空。比如看一次牡蛎舞——一个不穿衣服的女人，站在一个小舞台上，跟着钢琴伴奏独自起舞。最优秀的当数“牡蛎舞娘奥利维亚”。她跳舞时，可以在前额放一只活牡蛎，然后身体往后仰，抖动身体让牡蛎滑遍全身而决不会掉下去。牡蛎会来回交叉沿着她的身体一路往下爬行，最终到达她的脚背。接着，她脚

一踢，把它抛入高空，然后用额头接住，又从头开始表演。还有海关街（后来更名为伊贝维尔街）三三五号——他就是在那条街上发疯的——你可以去法国人爱玛那里的“六十秒项目”上碰碰运气。无论是谁，在插入她的身体后能控制住一分钟不射的人，一律免付嫖资两美元。爱玛有时也会让某人赢一次，以鼓励其他人，但她私下吹牛说，没有她战胜不了的男人。因此，无论你去的时候带了多少钱，出来的时候都是两手空空。格雷·海斯甚至还养了一只宠物浣熊，训练它去偷客人的钱包。

安德森可以说得上是博尔登的资助人，给他钱养家糊口，让跑街男仆每天给他送两瓶威士忌酒。运河街左边住的是迭戈·托尼，在博尔登极红之时资助过他，也给他送过罗利黑麦威士忌和葡萄酒。运河街的左边还有几处博尔登住过的房子，现在它们还在那里，没有被记载上册——都是一些会漏雨的破败平房。菲利普斯街、弗斯特街、格拉夫街、塔辛食品店，这些地方所有的酒馆全天营业，但都紧闭大门以抵御高温和日晒。开着车来回转悠，在弗斯特街和利伯蒂街的交界处有一栋房子，房檐挑出，一直伸到木板铺成的人行道上方，撑住房檐的柱子上涂着理发店的三色条纹标志。这就是N.约瑟夫修面馆，巴迪·博尔登工作过的那家理发店。



他把一块热气腾腾的毛巾搭在一张脸上。露出供嘴和鼻呼吸的孔。博尔登走到一边跟其他人聊天。让这位客人在热气里做一分钟冥想。放学后，孩子们会来理发店，看男人们的胡子被刮掉。每刮完一位，他们都会拍手吹口哨。打赌肥皂沫下面的脸是谁的。



N. 约瑟夫修面馆。一个大房间，墙上还残留着卢拉·怀特在这儿开桃花心木堂妓院时所贴的墙纸。两个洗脸盆前面摆着两张理发椅，沿着墙边摆放着一排旧椅子，那是别人捐赠的。客人，更多的只是访客，就坐在这些椅子上喝酒聊天。酒被喝光酒瓶没法再往下传递的时候，气氛会变得紧张，他们从木架上拿了可乐继续传递着喝，直到安德森或迭戈·托尼再派一个跑街男仆把酒送到。一瓶新的酒在屋里传递，胡子刮了一半的客人、正在工作的博尔登都来上一口。几轮下来，酒被喝得一干二净。博尔登喝酒是扯开了喉咙往里灌，因此有时晌午时分就已经酩酊大醉。这个时候，他理起发来派头十足。亲近的好友需要找他理发和修面，通常会早早赶到，赶在中午之前。

下午，一个偶然路过的客人可能会坐到理发椅上，由一个稍微清醒的人涂上肥皂沫。接着，博尔登会挣扎着进到屋里，对谴责他的大声抗议，说自己拥有钢铁般的意志。于是他继续给人理发，或遇到什么做什么。他大声哼着歌，俯身靠近吓得汗水直流的受害者，剪呀剪，向这位身体都不敢坐直的客人描绘他想象中的新发型。他说服客人剃去留了十年的胡子，话里同时夹带着一些生猛的新鲜出炉的八卦，把

正担惊受怕的客人撩拨得一次次勃起。随着下午的时光将尽，他精心准备的一个个撩拨人心的色情故事，总是以杰西·奥洛夫小姐生前最后一个假期在一家加拿大旅馆的著名事故而达到高潮。因此，朋友们都早早赶来，以避开下午的嗜血剃刀。下午四点，无论什么情况，理发店打烊，他去睡觉。

睡眠让博尔登完全清醒，这是一个财务悲剧。他那清醒的脑子，清楚得像一条空无一物的马路。他又开始随意地喝酒，不过，因为晚上还有演出，所以现在喝得不多。他的睡眠时间是从下午四点到晚上八点。他的一天从早上七点开始。他走一英里路送孩子们去学校，在路边的水果摊买些水果，给孩子们当早餐。花半小时走路，还有半小时让孩子们坐在路堤上把水果大餐吃完。在这一刻，他把他想到的、他听说的、他知道的一切都教给他们。他把他们当成大人对待，用荒诞不经的故事跟他们开玩笑、打趣，他们已经学会辨别哪些故事是真实发生过的。他们沿着洗得干干净净的大街往下走，两个孩子走在他的两边，一人伸出一只单薄冰凉的小手，抓着他的一根手指，路上他将自己所有的事都告诉他们，毫无保留。最后，两个孩子比他们的那些老师更了解街头政治。反过来，他也从孩子们那里学到了最新的街头歌

曲。八点，他们到达学校。他搭一辆公交车回运河街，然后前往弗斯特街，路上跟每一个人打招呼。

他做得太少的是睡觉，做得太多的是喝酒，很多人把他后来的崩溃解读成一个天才放荡无度的道德故事。但在这个时期，由于对时间仔细的分配，他的生活保持着良好而精确的平衡。理发师、《蟋蟀》出版人、短号手、好丈夫和好父亲、被认为伤风败俗的人。理发店开门后的一小时左右，一般没有客人光临。要是有人在那里，一般都是给《蟋蟀》提供新消息的“蜘蛛”。他把获得的所有情报，不加编辑地全都写在一张大纸上。接着他理发到四点，然后走回家跟诺拉一起睡到晚上八点。两人醒来后卿卿我我一阵。吃完晚饭他去共济会舞厅、环球或其他地方演奏。他将登台演出。

他是他那个时代最好的、乐声最嘹亮的、最受喜爱的爵士乐手，但他从没想过以此为生。他毫不在乎嘴唇裂开，他能吹出并稳定住响亮的音调，他吹出的第一个音符就能直灌耳膜。他被空气的魔力吸引，那些有味的空气经过他的肺循环一次，再从被选中的键里吐出来时就变成了中性。他用嘴角兜住一网空气，把它充进音符，让它不停回响，渴望将它高悬在空中，就像空气会变成云。他能看懂空气，能凭借色彩说出一间屋子里最新鲜的空气在哪里。

因此这名业余乐手偶尔会跟乐队一起，到共济会舞厅登台演出，爵士乐迸发，一波又一波。演奏就像赛跑，期间他会停下来跟观众交谈。为了敦促乐队大声演奏，让音乐声流淌到街上，他会说：“康沃尔，加把劲，把你的手伸到窗外去。”当夜越来越深、快要临近天空泛着蓝色的清晨，越奏越响的音符把所有人点燃、烧尽，音符被遗忘在身体里，因为它们又被紧接的另一首曲子湮没。博尔登、李维斯、康沃尔、芒福德的演奏让观众们向前、向前、再向前，直到他看得出来，他们吹出的团团粗气，就像一群在屋里竞技的野兽。



怀着极度的好奇和信念，他尽力知晓诺拉·贝思的一切，长时间地追问她的过去直至深夜。她的身体是一套由各种情感和机关组成的系统，使他沉湎其间。她掉落在浴缸里的每一根头发，她用毛巾擦掉的每一个死去的细胞。她陶醉地闻着咖啡杯上腾腾热气的模样。他迷失在她的举手投足之间，不知自己该将注意力集中到哪里。就是这样，他让她的力量主宰自己。

博尔登读不懂她，读不懂她思维的方式。举个例子，让他无比惊讶的是，让孩子们上床睡觉的时候，诺拉相信是睡魔让孩子们睡着的。就连孩子们都不信。

快钻到被子里来，睡魔到街上来了。

在哪里在哪里，给我们看看。

他刚停下来，去喝上一杯酒。尽管孩子们心里极不愿意，但无论如何还是睡下了。在与博尔登结婚之前，她做过三年妓女，她设法为自己保留了一些雅致的规矩和仪式。

面对时时刻刻发生的头条大事，他自己却感觉无助。他什么也没有做，只是一头扎进这无穷的变化之中，探索它